

东风第一枝

□ 王本道

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，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，古往今来，众多的文人雅士崇尚花人相通、花人合一之道。春天是花的世界，当年在朱熹老夫子眼里，是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而更多的人赏花却讲究“先睹为快”，即在聆荡的东风之中，抢先观赏最先绽放的“东风第一枝”。

千娇百媚的群芳之中，谁属“第一枝”呢？盘点诸多典籍和书画，习惯的说法是“一树独先天下春”——春天的消息，最先是梅花带来的，林林总总的佐证亦史不绝书。如南朝太守陆凯曾在长安做史官的友人范晔专递一枝梅花，并附诗云：“折花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唐代名臣宋璟在其名著《梅花赋》中赞曰：“相彼百花，谁敢争先？莺语方涩，蜂房未喧。独步早春，自全其天。”至宋代，梅花从贵族林苑和知识分子庭院走向民间，走向社会，发展到一个群众性的艺梅高潮期。宋代咏梅诗数量是最多的，欧阳修、苏轼、王安石、秦观、陆游、陈亮、范成大等诗坛巨匠，皆有咏梅诗词流传后世，仅陆游一人，就留下一百六十多首。

然而，对万花丛中谁属“第一枝”的争论，古往今来也时断时续，绵延至今。王安石对梅花虽有“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”的赞誉，但也有“春半花才发，多应不奈寒。北人初未识，浑作杏花看”的疑问。苏轼在赞美梅花的同时，亦有“怕愁贪睡独开迟，自恐冰容不入时”的微辞。

同是宋代诗人的翰林侍读学士刘敞曾有诗云：“沉沉华省锁红尘，忽地花枝觉岁新。为问名园最深处，不知迎得几多春？”诗中所言东风第一枝是“迎春花”。迎春花开花很早，往往春节之前，百花仍沉寂之

时便冲寒冒雪率先开放。更可贵之处在于，迎春花花期漫长，从早春到农历三月，三春之景，她皆有份，且不孤芳自赏，引领万紫千红共同开放，所以宋人韩琦赞道：“迎春自来非自足，百花千卉共芬芳。”

我国民间自古有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之说，后演绎成“凡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风，梅花风打头，棣花风打末”的谚语。但眼前的事实却是，城内大部分地区梅花都开在惊蛰前后，晚于辛夷、迎春等花，至今江南的几大赏梅去处，南京、苏州和杭州等地，梅花节的高潮也都在阳历三月初。

近日文化学者、散文作家何频先生在《文汇报》著文《谁是东风第一枝》，读罢让人对“第一枝”这一“千古悬案”有茅塞顿开之感。何文以多年居住郑州的切身经历，并多方引证历史资料，详尽地讲述了自己对东风第一枝的认识过程：“我以前写文章都说，辛夷开花，是本地的东风第一枝，梅花现在给我发难了，它不同意。”“严格地说，实事求是地说，近几年来，郑州分明已有梅花开在了辛夷和玉兰的前边。”究其原因，何先生讲道：“得益于近些年小气候变化，郑州秋冬多雨，中原地界变湿润了。尤其治污防霾开始，大小城市，一年四季洒水车不间断喷水降尘，事实上也促使空气变湿润。不仅是梅树和梅花，乌桕、香樟树、重阳木、无患子、红叶石楠等等，南方树木大量引进成功，已经是绿化部门受表彰的根极了。”

何频先生所言极是。我国地域辽阔，四方物候环境差距较大，早春绽放的第一朵花很难单独划一，即便是同一地域也会

因特殊的环境因素及管理手段的不同，在早春绽放出不同的花朵。较多的历史典籍首推梅花为“第一枝”，大抵是因了梅花在我国江南的许多地方确属冰中育蕾，雪里吐艳，开花相对较早。更重要的原因是，自古至今，国人以梅花象征民族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品德，很多人还提议用梅花做国花呢。

按国人“花人相通、花人合一”之道推而广之，在当今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，我们的祖国随处可见“一树独先天下春”，且四季可见姹紫嫣红。近日热映的纪录影片《厉害了，我的国》，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内在逻辑，展示了在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下中国这五年的伟大成就。宏大的视角、壮阔的画面、全景式地记录了中国桥、中国路、中国车、中国港、中国网等一个个非凡的超级工程。同时，还展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、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“蓝鲸2号”、磁悬浮列车研发、5G技术、国产大飞机等引领人们走向新时代的里程碑般的伟大工程……一幅幅国富民强的美好画卷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，堪称一树一树芬芳夺目的东风第一枝，英姿遒劲，色彩高雅，潇洒绝尘。

热爱大自然的作家，大抵都写过春天，但是要写好春天并非易事。顺应时代要求，循着奋斗者的足迹，深入生活，扎根人民，走出“小自我”，投身新时代的春天，才会让错落的笔触对应着春天的脚步，让生活的真实转换成艺术的真实，透露出人和季节的相互关系，让自己的作品升腾出动人的宏大节奏来。愿每一位写作者在新时代的春天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以奋斗者的姿态去发掘，去抒写广袤土地上层出不穷的东风第一枝。

穿行在古诗词里的北方春天

□ 李小芬

北方的春天是从哪里开始的呢？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是的，是的，春天还没来，白雪已等不及。北方的春天，从不以芬芳旖旎开场。“新年都未有芳华”，总是要在一场漫天飞扬的雪花里，告诉人们严冬未尽，余寒犹在。不要着急，还得厚重裹衣，迎着瑟瑟冷风，耐心等待春天。

但很快的，年过后，会有晴暖风吹。早晨起来，能听到窗外传来鸟的啁啾声。出门，看见那些鸟儿欢快地落在地上，人走近，扑棱棱飞散。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”春天的浅吟低唱就要拉开帷幕了吗？不，北方的春天并不似南方那样唯美多情，缠缠绵绵展欢颜。北方的春天是俏皮的孩子，总要姗姗来迟，撩拨着人们的欢喜。你以为天晴地暖，春天已招手，其实它一下就变了脸。雨夹雪降温，冷空气来袭。春天只亮了相，接着又与你玩起了躲猫猫。

不过，积雪要退场了。盘桓了一个冬日，它知道，无论有多留恋，属于它的锦瑟也要消减了。雪开始慢慢消融，和煦的风也跑过来助力，沉睡的大地更

是被温暖的阳光叫醒，一切都在蓄势待发。再等一段时日，就可以初窥见草芽了。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那翠生生、鲜嫩嫩的草芽儿，从温暖的大地探出头，喜盈盈地和阳光和春风，欢喜地打招呼：嗨，我来了，相思如海，终于见面了。

但春天还没有来。不同于南方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春节出门，田野林地边已是花朵芬芳一片。北方，要到三月底，在先转暖的乡村，由杏花奏响第一支春曲。“东城渐觉风光好”，人们迫不及待地远行出游，追逐着春的讯息，一睹杏花的娇柔风姿。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人们走在期待已久的春天里，抚花枝展笑颜，“暖风熏得游人醉”。那一片花的海洋，消融了冬的清冷，把春天的欢快与明媚传递给每个人。而草原峡谷，也是绿草青青，绵延起伏的野杏花漫山遍野，蜿蜒如玉带，更是将春天的绮丽演绎到极致。

而城市里的人们，还要再等一段时日。白居易在《大林寺桃花》里写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”。

其实，北方的春天就像这山寺桃花的代言人，不疾不徐，在停掉暖气的四月之后，才慢慢地在公园里、林道旁绽出丝丝新绿。榆叶梅、丁香、海棠、桃花次第渐开。好一幅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的斑斓图画，是杜甫《绝句》里的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”，是朱熹《春日》里的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”，是杨巨源《城东早春》里的“若待上林花似锦，出门俱是看花人”。

经历了冬的阴霾，我们都思念着春天的花啊！有“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”的妩媚，有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惊艳，有“草树知春不久归，百般红紫斗芳菲”的繁盛。春天的花儿让眼眸明媚，将大地染醉。

五月，春正盛，夏天也华丽登场了。北方的春与夏的交响曲，由此交织过渡。夏稳稳地伸出手，对着春一展笑眉，握住了接力棒。“待来年，重拾山河”，春知道，属于它的明亮还会再来。

见字如晤

新年来信

□ 王英辉

维尔兄如晤：

今年的冬天有些出奇，已到年关还没有迎来一场飞雪，病毒感冒开始流行，这让多愁善感的人们平添了许多忧思。想昔日年华飘逝，叹今朝沸沸扬扬，更加思念久别的家乡和故人。在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，展纸提笔，沉香缕缕，权当一起品茗望月，把酒言欢，抵足而眠吧。

半个世纪，对于寰宇，不过是一个瞬间；对于人类，承载着许多历史；对于个人，已经是一个生命过半的标志。2018，我们的生命行将过半，进入知天命之年。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们的天命之年！多想把自己掏空，抛开一切负累，向你一吐胸中块垒。

我不相信命运，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。我相信文化传承的力量，但是，个人在文化之中，不过是沧海一粟，往往会迷失方向，甚至找不到方向。不可知论者是可悲的，不亚于可知论者的失落，与其在落叶悲秋伤感中自怨自艾，毋宁在观世明理的自得中精进有为。

我相信，从出生的那一天起，人的生命就已经有了文化的基因。人的社会化过程，就是不断发掘、再现、延展文化的过程，这就是生命的完成度，哪怕只有千分之一、万分之一，这就是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。人们在比拼，在赛跑，比的、赛的，都是这个完成度。

提高个体生命的文化完成度，唯有读书，唯有阅读经典，才是捷径。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，读书不能应用，好不过不读书。实践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，假以阅读的导引，自觉就会得以升华。人生有涯，读书阅世没有穷尽，既然跳不出，就不如跳得好。

2018，给事业精进厚植一种理由。智慧和才情，只有和职业结合起来，才能称其为真正的智慧、真正的才情；只有融合到事业的精进中，才能被信任被信赖。衡量的标准就是社会的认同度，而提升这一认同度，根本在于保持中正。持中守正，是文化遗产中的关键词。当外来的冲击、情绪的变化，甚至是荆棘的困厄，也不能改变这个初衷，才能行稳致远。从长计议的社会认同度，才

会是人生价值的体现。当有朝一日离开了你的职业，或者从岗位上退下来，在人们的心中，还有你的痕迹，还有对你的记忆。不仅如此，从职业生涯中淡出，你的事业还未结束。专业精神，专业能力，这就是新时代背景下，给自己寻找提升认同度这种理由的，一个具体的注解。

2018，给生活情趣明确一个方向。阅读可以是生活的全部，但它不能涵盖全部的生活。当生活中的琐碎令人烦恼，那也是生活中美的意境的一种萃取。无论是喜好什么，都应该是健康的，而健康的根本标志就是美的意境。当我把美的意境作为生活情趣的唯一方向，就不会因为阅读的广博而显得没有头绪，就不会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而焦头烂额，就不会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简单机械而没有意义。美，不是一种简单的具象，美，是一切生活的意境。当所有的知识、思想、精神都显得苍白无力的时候，只有美的意境支撑着整个世界。因为美可以是一种信仰。其实美作为一种信仰的基础非常简单，那就是快乐。这里没有快乐，那里总会有快乐，快乐是可以替代的。只要有丰富的情感，就会有较高的情感替代度。

2018，给身体健康开辟一条坦途。一个世纪，只是个体生命旅程的大约数。人生百年从大约数转变成确定数，唯有给身体健康开辟一条坦途。运动有多长，这条路就有多长。身体的运动、思维的运动、心理的运动，交错进行，给出一个合理的时间表，做出一个规律的路线图，决定了健康道路的长度。心态有多好，这条路就有多宽。欲望和实力相当，阴阳平衡，动静相宜，尤其是在喧嚣的环境中，做一个平和的自己。一切的因缘际会，都源于自己的修行。不要做一个自怨自艾的人，更不要做一个怨天尤人的人。内心的平和，虽然阻挡不了泰山崩于前的气势，但可以锻造我们大难临头时的优雅。内心的平和度，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，至少可以护佑我们优雅地老去！

时钟已敲了12下，困意来袭，草书至此，迨祝好梦！

同学甲(此处省去5个字)



大国精神

作者：汤一介、李学勤等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

31

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。李鸿章因此明确表示：“海上交锋，恐非胜算。”因此甲午战争的失败，李鸿章固然有责任，难辞其咎，翁同龢、李鸿藻、张謇、文廷式等清流主战派，实际上也有误国之责。我们看当时的史料记载，翁同龢等为“摧折”李鸿章，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所以甲午战败后，朝野上下责备于李鸿章的，亦不乏明智之士从另一角度责难他明知不堪战却不能顶住压力，没有“犯颜直谏”。

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，就曾在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致电张之洞，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共同请求将李鸿章斩首。陈宝箴说：

勋旧大臣如李公，首当其难，极知不堪战，当投沥血自陈，争以死生去就，如是，十可七八回圣听，今猥塞责，望谤议，举中国之大，宗社之重，悬

孤注，戏付一掷，大臣均休戚，所自处宁有是耶？（陈三立《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》，《散原精舍文集》卷五）

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：

盖义宁父子，对合肥之责难，不在于不当和而和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，以合肥之地位，于国力军力知之甚审，明烛其不堪一战，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，下劫于生食功之高调，忍以国家为孤注，用塞群昏之口，不能以死生争，义宁之责，虽今起合肥于九泉，亦无以自解也。（黄濬《花随人圣盦摭忆》第214页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）

所以，一百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：不是不当和而和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。

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打起来的，第二年1895年签定《马关条约》。其直接结果是北洋舰队的覆没——这固然令人哀痛、非常重要；比这更重要、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让台湾，把我们的第一宝岛送给了日本人。1895年日人占领台湾，直到1945年归还中国，日本占领台湾整整50年。直到今天这100年前的结果还在影响着我们。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：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的遗留问题，是我们的内政，这样说并不错。但日本侵略者占领、统治台湾50年，同样是今天形成所谓台湾问题的一个历史原因。李登辉们的出现，显然与日本的统治、奴化、豢养，有直接关系。我想向各位提醒一点，在我

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，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：第一次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，特别是洋务派的30年的辛勤积累，通过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，被日本强行打断了；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，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，被再一次打断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，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，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，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。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必要提出：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，还会被打断吗？

（四）戊戌变法和慈禧政变 甲午战争的另一结果，是激起了全社会的改革浪潮。自1840年以来受西方列强的欺负、侵袭，已不堪忍受。现在又败在了东方的“蕞尔小国”日本的手下，这个国家还有脸面在世界上立足吗？而日本所以变得强大，是由于经过了明治维新，走上“脱亚入欧”的历程。中国只有变革维新一条路了。

所以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，全国一致的呼声是改革、变法、维新、自强。光是购买洋枪洋炮不行了，还要变革制度。光是指望自上而下的“自改革”不够了，还需要借助社会舆论。康有为发起的“公车上书”就在这一年。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“强学会”也成立于这一年。1896年，改革派的喉舌《时务报》在上海创刊。1897年，《国闻报》亦创刊。

连载

编辑 盖云飞

责任编辑 于勤

电话 22680171

这时候没牛，也没有马，郭宰就自己当了一回牛，所幸他肚子高高隆起，比牛背还厚实坚硬。球儿和莫兰按压了玄奘片刻，玄奘哇地喷出来一股又一股的水，终于有了呼吸。

郭宰这才坐起来，把玄奘平放在地上。李优娘急忙跑到厨房，取了一块老姜，缓缓擦拭玄奘的牙齿，刺激他的神智。过了良久，玄奘才苏醒过来。

“快——”玄奘脸色灰白，勉强抬起手指了指池塘，“波罗叶……”

众人大惊，谁也没想到池塘里还有人。那小厮球儿眼尖，看见池塘中白花的有一团物事，惊叫道：“在那儿——”

郭宰心中一沉。他重新跳下水，一步步走过去，靠近水中那团物事，然后一伸手拽出水面，用力往水面上托。

“嘿——”双膀用力，郭宰顿时呆住了，这人怎么这么沉？自己这块头，举起三四百斤也是寻常，怎么这人竟举不起来？他伸手一摸，却摸到两颗脑袋，顿时大叫起来：“是两个人！”岸上的众人更呆住了，只觉得今夜真是诡异无比。郭宰见这两个人紧紧纠缠在一起，也没办法分开，只好半托在水面上，把他们送到岸边。岸上的三人都帮忙，才勉强拽了上来。一看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

其中一人自然是波罗叶了，只见他四肢诡异地屈着，把另一人的四肢牢牢锁住，自己的身体弯折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，连带着那人被他团成了一个球，

直径不过两尺。

溺水这么久，绝对已经死透了，根本没有救活的可能，事实上，被波罗叶锁住的那人，泡得都有些发胀了。但人总得分开，郭宰使劲掰着波罗叶的胳膊腿，偏生这波罗叶锁得太紧，郭宰急了，使劲一掰，不料波罗叶突然睁开眼睛，怒道：“你做，什么？要把我的，胳膊掰断，啦！”

“啊——”郭宰再胆大也没见过尸尸的，吓得惊叫一声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李优娘、莫兰和球儿更是连连尖叫，玄奘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

波罗叶呸地吐出一口水，松开四肢，恢复了一个正常人的样貌，松弛一下四肢，慢慢站了起来，一边还喃喃道：“你，捏得我，疼死了。”

这时玄奘也恢复了过来，扶着亭柱走了过来，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溺水这么久，你竟然好好的？”

“这是，天竺的，瑜伽。”波罗叶解释，“我，自小练习。可以，闭住呼吸，埋入地底，几个时辰，不死。”

“哦。”玄奘顿时明白了。他研习佛经和天竺的风土人情，自然知道天竺奇术，瑜伽。它事实上是一种修行的法门，很多来东土的天竺僧人都修练瑜伽，更有一些苦行僧的脑袋能反转过来看到自己的脊梁，还有些腿能向后伸出搭在肩膀上。不过此时东土并不太了解瑜伽，玄奘就更多地把它看作一种异术。

西游八十一案

22



作者：陈浙
重庆出版社

称奇，倒也不太意外，毕竟在中原人的心目中，异国人和异术是联系在一起的。那些从西域来的人，多少懂得一些玄妙的东西。尤其是西域来的僧人，往往喜欢用异术引起帝王们的兴趣，来获得朝廷的承认。

“法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郭宰不用看地上那人，就知道他绝对不懂瑜伽，早死透了。出了人命案，这可是大事。

玄奘也知道人命关天，脸色凝重起来，将方才的经过讲述了一番。一听又遇到了刺杀，郭宰的脸色更加难看，愤怒道：“贼子！这次多亏了波罗叶，否则……真是不堪设想。”

“我也，差点就，迷昏过去。”波罗叶插嘴道，“正睡得，香，忽然，憋得我，难受……”原来，他方才在睡梦中打呼噜，那迷香一起来，顿时一口气喘不上来，呼噜一停，那种窒息般的感觉竟然压过了迷香的效力，人陡然清醒过来。